

华衣 锦梦

HUAYI
JINMENG

卢欣 / 著

技艺倾城，风华绝代

讲述一个手艺世家的百年浮沉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

华衣
锦梦

HUAYI
JINMENG

卢欣 /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华衣锦梦 / 卢欣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7. 4
ISBN 978-7-5360-8329-5

I. ①华… II. ①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3370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责任编辑: 黎 萍 蔡 宇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封面设计:  介 | SJIE
设计 | DESIGN

书 名	华衣锦梦 HUA YI JIN MENG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)
开 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
印 张	20.25
字 数	285,000字
版 次	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45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

目 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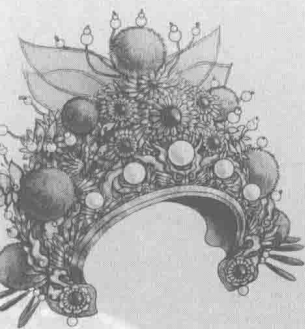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部分 创业之初 / 1

- 第一章 / 3
- 第二章 / 14
- 第三章 / 27
- 第四章 / 43
- 第五章 / 59
- 第六章 / 70
- 第七章 / 85
- 第八章 / 98



第二部分 大厂风云 / 111

- 第九章 / 113
- 第十章 / 126
- 第十一章 / 138
- 第十二章 / 155
- 第十三章 / 175



 第三部分 时代转折 / 185

第十四章 / 187

第十五章 / 200

第十六章 / 211

第十七章 / 225

第十八章 / 236

第十九章 / 245

 第四部分 岁月如歌 / 25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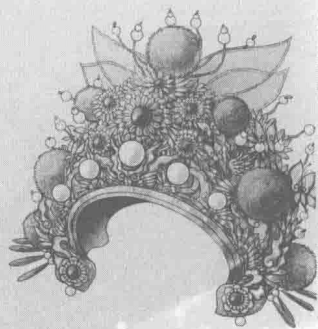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章 / 259

第二十一章 / 276

第二十二章 / 288

第二十三章 / 300

第二十四章 / 311





第一部分

创业之初



第一章

广州的绣业，是从清朝初年开始的。

据清乾隆刻本《广州府志》载：康熙年间，状元坊一带已是遍布作坊，坊内刺绣行业多是以绣制戏服件料为主，是著名的戏服一条街。广式绣法技艺精湛，针法多变，色彩浓艳，连京城宫廷戏班也慕名前来定制龙袍玉带。乾隆年间，状元坊内从事刺绣行业的足有三千多人，绣坊、绣庄多达五十余家。

若从高处俯瞰，可以看到一片对称的青瓦灰砖屋脊，挤挤挨挨的，虽然低调，却不沉闷。从屋檐的缝隙望下去，便是铺开的绣布和图纸，绣娘们坐在自家门口，针线翻飞，隐约能看到布面上的游龙走凤、金碧辉煌。

制作戏服的店铺大都采取自己设计、缝制，发外刺绣加工的方式进行经营。到了民国初年，已有较成规模的作坊，如中华、群星、新新、金珠记。大的铺头能雇十几个伙计帮工，算是较大的生意。小的铺头是一家人经营，女的做针剪，男的做经营。

在状元坊后街的天成路上，有一户姓陈的宅子。陈家也是做戏服生意的，开的铺头叫“汉记”。

陈斗升迈着轻快的步子，在铺头里走来走去，一双精锐的眼睛警惕地盯着忙作的学徒。他是典型的广东人长相，黑黄皮色，瘦，眼睛小而聚光。每天穿着一件白背心，外罩粗布褂子，在店铺里奔波忙碌，忙得褂子下角飞起，像一只扑腾的白鸽。

陈斗升原本有三个孩子，最小的儿子前年下珠江游泳时淹死了。那已经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年，长得眉清目秀，是三个孩子中读书最好的。暑期里与小伙伴们天天游泳，不料有一日扎下去便没上来。陈斗升悲痛不已，消沉了数月，

人也老了许多。他的太太，则是在经历了这场变故后，常年病着，精神恍惚，无法到铺头帮忙，这令陈斗升更为辛苦了。

陈斗升每天必是亲自开铺的。他掌管着前店后坊的全部钥匙，偌大的一串，挂在腰间哐当哐当的，常会磕着他的腰，但他毫不在意。每天清早六点，当天边微微露出一一点白，他便从陈家老宅走到状元坊，带着大钥匙打开铺头的锁。云霞在朝阳的映衬下泛着微红的光，空气中渐渐飘荡着草木苏醒的味道，青石板小巷里一片寂静，他用力推开两扇厚重的木门，发出沉重的声响。

他对于这份责任十分自觉，从来没有迟到过，不管春夏秋冬、严寒酷暑，外面的时局如何变化。这串大钥匙是铺头的象征，他带着它在身上，如同带着一份大家大业在身上。

这天早晨，陈斗升如往常一样，一大早便开了铺，只见铺头门口正站着一个人。这人身材高大，抄着手，身穿淡蓝色印花绸缎长褂，外罩裘皮背心，看背影便觉得是个贵客。来人听到门响，忙掉转头，大踏步地向店铺走来。陈斗升愣了一下，发现是一张熟悉的面孔，正要说话，来人已经报上名号，说：“我是黎宝笙。”

陈斗升吓了一跳，这黎宝笙的名字真是如雷贯耳。太平戏院刚上映的《三英战吕布》，便是由黎宝笙担纲主演。粤剧里面文武生是最吃香的，当红的大老倌更是人人皆识。陈斗升又望了望黎宝笙，一时额上不禁冒出些细密的汗。

黎宝笙是步行而来的。清晨的人力黄包车不多，行人稀少，他一个人兴冲冲地走来，全然忘了自己的大老倌身份。汉记开张之初，不过是众铺头中一间不起眼的小铺头，在陈斗升的苦心经营下，渐渐有了起色。黎宝笙在行内听闻了汉记的名声，偶尔路过观望，对他们家的设计、做工很是中意。汉记的招牌是古檀色的，端端正正地悬挂在正门的横梁上，点横竖折十分细致，仿佛昭示着这间铺头的作风向来如此。

陈斗升忙请黎宝笙进屋。内堂正中是一套深红的酸枝八仙桌椅，雕花繁



复，每天擦拭得一尘不染，是专为招待贵客而设的。陈斗升恭敬地请黎宝笙坐了，赶紧去烧水、冲茶，又叫醒了睡在后院的几个学徒。

黎宝笙望着红润的普洱茶色，点头称赞，说：“你的茶不错！”陈斗升“嗯嗯”称是，解释是专门托商行的人带到码头的。往茶壶里加了几粒菊花，洗杯，倒掉第一泡茶，再缓缓斟上。黎宝笙举杯，抿了一口，说：“十分香，在茶楼从来喝不到这样的好茶。”

陈斗升忙不迭地点头，又精心地摆果盘、点心。一拎四屉的四色糖果摆到八仙桌上，花生、藕糖都是最好的。黎宝笙掠了一眼，摆摆手，说：“不要麻烦了，直接量身吧。”

陈斗升虽是做惯了这活计，却只是与戏班领班接触得多，那精明内敛的生意人，跟威风凛凛的当红大老倌又是另一回事。他弯腰垂首，请黎宝笙在堂中站定，自己连忙展开软尺。从身量开始，领围、肩围一路量下去，逐一记下。他虽接待过许多贵客，此时却忍不住颤抖，与黎宝笙虎虎生威的大眼相对，总免不了心中一凛。

黎宝笙衣着华丽，颈上挂着一串黄澄澄的珊瑚圆珠，坠子是一只雕得极精致的万寿果；左手腕上戴着一只玉镯子，镯面雕的是龙凤呈祥。再仔细看时，枣红色缎面长衫的袖口上，点缀着一对像梅花一样的“黎”字，五个花瓣绕着三粒欲卷不卷的花心，一眼看得出是朵梅花，又一眼看得出是个“黎”字。陈斗升略过了过眼，知道是个讲究人，心里又警惕了几分。

量完了身，黎宝笙稳稳地坐下，啜了口茶，问：“想做件海青，什么价钱？”他年纪四十有余，面相却是唇红齿白的，皮肤肤质细腻，一双虎眼灵活转动，一举一动都带着唱戏的架势，藏内蕴之劲，仿佛一掌便可以将八仙桌劈下。

大老倌和正印花旦自己订做戏服，是近几年才有的事。最初戏班没有自己的服装道具，要上戏了才向戏服铺租借衣箱。后来一些戏班开始有了“衣箱”，由领班统一保管。近几年，慢慢兴起了一股“私伙”的风气，稍微有点

名气的伶人，都乐意自己花钱添戏服、置行头。

各省港大班里，有名有姓的大老倌、正印花旦、文生武生，都跑到戏服铺头订戏服了。这对于戏服铺来说，无疑是件天大的好事。这件事，最初发生的时候，各戏服铺都不怎么敏感，陈斗升敏锐地感觉到了，他因此重金修饰了前厅，方便大老倌们前来量身订衣。

“黎老板肯帮衬汉记，是我的荣幸！”陈斗升边说着恭维话，边摆出了算盘，“价钱好商量。我们汉记的价钱向来公道，手艺比其他铺头精良，价钱却从来不多贵一分。”他在算盘珠上啪啪地打几个子，一边算，一边仔细观察黎宝笙的脸色。

黎宝笙掠了一眼，轻轻点头：“价钱还算实在。”

“手艺人靠手艺吃饭，长做长有。我不会多收的，只盼您常来。”生意做得久了，这一套话说得甚为熟练。陈斗升谦卑地笑着，又立刻拿出了戏服样本。

“还想做件大靠。”黎宝笙跷起二郎腿，不紧不慢地说，他是著名的文武生，能唱文戏也能唱武戏，“不怕衣衫贵，只怕做得不好，穿着显廉价。”

“这里有，您看样本。”陈斗升又立刻翻出了男大靠的图样。

不料黎宝笙看也不看，摆摆手，说：“我不要这些旧款！”

陈斗升不由得皱起了眉，说：“只有这些款式，我们也不敢乱改……”

黎宝笙一口喝光了杯子里的茶，说：“都是些旧款，怎么有特色，要改！”

“改是可以改，就怕改错了。”陈斗升说着，仍是将图稿放在他面前。

“让你改就改，这么多顾虑？”黎宝笙不似在问，已经是在发脾气。陈斗升缩了缩脖子，被他洪钟般的声音吓着了。

“怎么改才好？”黎宝笙又翻着图谱，似在自问自答。

“怎么改？”陈斗升凑近了看，又顺势将一叠样版放在他面前。

黎宝笙却是站起身来，拍拍他的肩，说：“你拿主意，要特别的，好看又特别。”



做生意，讲求的是有求必应，因应客人的需要，没有什么做不到。只是戏服这一行，于规矩上十分讲究，“宁绣破不绣错”，对应着戏台上的人物，麒麟狮子、品豹品虎，是绝对不能错的，要改也只能在规矩里改，这就有了制约。

黎宝笙的要求也不算蛮横无理。近年来戏台上的改动很大，自从西洋影院进了城，粤剧班子时时刻刻担心着观众流失。戏台上千变万化、花样百出，改戏，改布景，演员们别出心裁、自有创意，有时在舞台上放一道烟，有时突然翻十几个跟头，看得观众目瞪口呆。

陈斗升知道大老倌自己出来一趟已是难得，如今大家都抢着做生意。在这个行当里，认的是“熟口熟面^①”，第一笔生意谈好了，底下的财路才源源不断。黎宝笙这门大生意无疑是要做的，怎么做，做不做得来，却是另一个问题。做得不好，弄巧成拙，反而砸了自己的招牌。

“就这么说定了！”黎定笙却是个爽快人，没那么多啰唆，将两块银圆放在桌上，算是订金。

送走了黎宝笙，陈斗升多了一桩烦心事。他看了一眼底下埋头苦干的小工，了无头绪，只好在厅堂里走来走去。

几个学徒看他心情不佳，都不敢出大声。唯有他的儿子树仁，笑嘻嘻地跟在身后。

陈树仁是中等身材，黑黄肤色，放在人堆里第一眼的感觉是做力气活的。与陈斗升终日绷紧脸面不同，他的脸上总带着宽和的笑，仿佛每走一步，便能捡到几枚铜钿似的。陈斗升不满地瞪了他一眼，他却毫不担心，搓着手，笑着说：“今日早餐还未到，阿妹呢？”

正说着，翠凤便迈进了门。翠凤是细高身量，瘦瘦的，一双桃花眼顾盼有神。双手提着藤篮，一边装着粥，一边装着菜。对于一个姑娘来说，这样的

① 字面意思是：脸熟，实际表达一种像是认识，但又叫不出名字，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
分量不轻，她吃着力，步子不由得加快，每走一步似乎都要往前扑倒。树仁连忙替她将篮子卸了，笑着说：“这么一大早的，哪里闲晃去了？你是要饿死我么？”没想到这么说倒是冤枉了翠凤，她忍了半天的气顿时爆发了。

每天早上，翠凤都要早早起来烧饭。这天她一早起来，却发现灶底留着的残火熄了。那黑咕隆咚的南方大灶构造独特，曲径通幽，每次生火总像寻宝似的，得找着通火处，用吹火筒悠悠地吹进去，吹得不对，通风口便塞住了，浓烟倒灌，呛得人像被火燎似的。每晚若不留着残火，第二天必要辛苦好久。翠凤在灶头吸了半天的烟，鼻头上落的灰还没洗干净。

自从家里最小的孩子出事，一家人的生活改变了许多。陈师母身体不好，神情恍惚，常常做着事就莫名其妙丢下了，一个人去角落里自语。这样的状况反复发作，吃着中药也不见好，家务事，无论大小都落到了翠凤身上。

翠凤穿一件深蓝的对襟大褂，绸红的裙子，戴着一对母亲传给她的翡翠镯子，衣着虽不华丽，却是干净平整，清丽的五官衬着恬淡的笑容，看上去端庄大气。陈斗升对这个女儿特别喜爱。儿子是家里的壮劳力，女儿是门面，不认识的人总以为她是大家小姐。

今天的早餐是咸骨粥、清炒豆角。陈斗升最喜欢吃咸骨粥，腌制的骨头里透着一股咸香味，是长年劳作的穷人才懂的美味。他忙不迭地掀开盖子，招呼学徒们过来。学徒们都是闷葫芦，在师父面前不敢大声说话，当下自觉地递上碗，盛了粥，围成一圈坐着，接着便是一片窸窣窸窣的喝粥声。

陈斗升吃了早饭，跟儿女们说起接待黎宝笙的事。树仁向来是话少的，只认真听着，听完了依然沉默，静静等待着父亲的指示。翠凤却是心思灵敏，很明白父亲担心什么。她收拾了碗筷，整整齐齐地放回竹笼里，说：“笙哥这样的大老倌，都到我们汉记做衣服。我们的招牌真是越来越响了，如今真是有得做，不怕做了。”

陈斗升抽了一口烟斗，长长吁出，说：“话是这么说，万一做衰了，岂不是浪费了几几年付出的心血？”

做戏服这一行，手艺极为重要，一针一线，一花一文，总要落到实处。陈斗升开汉记这些年，极为重视对手艺的要求，用料十分讲究。然而另一层，死守着规矩不行，必须求新求变，这重要的一点便慢慢掌握在翠凤手里。姑娘家心灵手巧，最懂得在规矩里求变化，闲时自己画个花，画个草，都是有板有眼，精巧细致的。

吃过了早饭，学徒们便各就各位，各干各地开工了。开料的开料，裁剪的裁剪，做黏合的烧红了锅炉，煮糰糊，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馊水味道。陈斗升手里握了戒尺，缓缓地在各个房间走来走去，脸上的表情喜怒莫名。

翠凤收了绣件回来，先是忙着跟管账的小源哥对数，接着便去帮哥哥看花样。她在铺头的工作，是哪里缺人帮哪里。缝纫的活她做得最多，倘若发现哪个绣件不合格，还得帮补一回。不过这几年，陈斗升更愿意她去描花样。她虽未学过画画，却是从一针一线的刺绣中，了然于心、胸有成竹，虚处添几笔，实处减几笔，便是不同的花色变化。跟常年木讷的学徒相比，她像是死水潭中的一尾鱼，在沉静中灵动。她本身对于美有独特的感知，无师自通，青出于蓝，绣出来的活计比做了几十年的绣娘还好。

从开料、剪裁到绣制、缝合，每一处都得十分用心。针脚的细密，缝合的齐整，无一不影响着整件服饰的水准。纹样既要清晰大方，配的色也要鲜亮华丽。这一处处、一点点的融合，便是手艺人的辛苦与用心，即是叫作“匠心”的一种东西。

陈斗升看着衣服一点点地成样，像是看着一个梦慢慢拼凑起来，十分华丽、美不胜收。

汉记的做工比别处的好，是因为陈斗升一直坚持“精工细作”。他不像一些铺头老板，为了一点盈利去用廉价布料，也不像一些不懂筹划的老板，为了节省时间让伙计没做完就交货。他是每一道工序都心里有数的。状元坊里的戏服铺头不少，竞争激烈，要脱颖而出，靠的只有手艺。手艺好，自有客人寻上

门来，手艺差，不管怎么夸成一朵花，客人也不会买。大老倌们日日唱着戏，穿着戏服，哪一件舒适，哪一件不好，一望便知。每一个细节都做好了，整件衣服才会好。陈斗升对于每道工序都十分认真，他自觉不是生意人里会说话的，因此对手艺的要求更加严格。

寒来暑往，春华秋实，大家大业也好，小门小户也罢，总是在这个行业里打滚，吃的是一碗辛苦饭。从大新街的玉器行、状元坊的绣品行，到泰康路的酸枝家具行，一家家，一户户，都是父亲带着儿子、叔叔带着侄儿，老手搭新手发展起来的。手艺人靠的是手艺，年深日久的打磨，最初是一块不起眼的原料，经过粗作变成半成品，又经过细作变成成品、精品。外行人看到的是牙雕的细腻，刺绣的繁复，戏服的华丽，只有内行人才知道，这“从无到有”，是日复一日的磨砺，是有苦有乐的人生。

陈斗升终日疾走，像一阵风似的在厅堂里穿梭，吆喝着伙计，骂两声脏话，惦记着压得紧巴巴的活计。他手里拿着个红木戒尺，厚度不小，看着有学徒出了错，随时挥尺打下。再粗糙的皮肤，被那戒尺打着了，也会留下一条触目惊心的血痕，学徒们都很怕。

汉记铺头在状元坊里已是数一数二的，陈斗升却丝毫不敢放松。铺头开得大，便意味着学徒养得多，风险也大。他时刻意识到，这是十几个人的饭碗，破了便大家都没有活路了。

这天，本家有一个姨婆做七十一的“大生日”。陈斗升生意做得越大，越是记得这些礼数。他早早便在行事本里记下了，半个月前便让太太准备好了寿礼，自己预备了当天去磕头。

不过这个四姨婆起得晚，斟茶磕头的时间也晚。寿贴上写的时间是十二点，陈斗升便打算开了铺再过去——铺头里规矩严，可事头^①走了还是会偷懒的。陈斗升在铺头里巡回了几轮，眼看日头已烈，这才吩咐管账的小源哥仔细

① 事头：管事的头领，后多数指老板。



看着点，他自己提着精心包扎好的寿礼，回老宅找翠凤。

这位族中的四姨婆，早年是个绣娘，后来嫁了个中医，是在家里开中药馆的。老公离世后，她一个人担起了中医馆，收留了几个自梳女，这几年悬壶济世，治病救人，在大东门一带颇有名望。陈斗升本打算一家人去的，可陈师母嫌宴席冗长，树仁说铺头上许多琐事要跟，闹了半天，只有翠凤乖乖地跟着去了。

到了四姨婆家，那宽敞的厅堂里早已挤满了人。族中有辈分的长者坐了酸枝雕花椅子，年轻人都站在身后。四姨婆打扮得十分光鲜，梳着整齐的鸡心髻，穿一套深红攒金四宝纹外衫。这套衣衫是汉记的出品，为了赶着在她大寿前做出来，费了不少心思。

四姨婆见陈斗升到，忙向他点头，向旁人介绍说：“斗升一家，几个家姐的孙辈里，就他最有我心。”陈斗升恭敬地送上寿礼，又捧起一旁准备好的茶，弯腰鞠躬，说：“四姨婆，我们阖家祝您生辰快乐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！”

四姨婆点头颌首，接了陈斗升敬的茶，说：“我也祝你们生意兴隆，长成长有！”说着一口喝光。众人皆赔笑，帮衬着说“汉记”做的衣服就是好，金丝银线，花团锦簇，好显贵气。四姨婆十分高兴，打眼望了望翠凤，问：“翠凤定亲了吗？什么时候嫁？”

陈斗升袖着手，半低着头，恭恭敬敬地答长辈的话：“还没定，年初我跟她妈说了，今年可以找媒人了。”

四姨婆听了更笑，指着旁侧站着的一个老妇人，说：“呢位何姑就系做大媒嘅^①，你等阵同佢倾下^②。”周围的人都笑得响了，翠凤害羞地低下了头。

从四姨婆家拜寿回来，翠凤一直闷不作声。陈斗升没看出异常，自顾琢磨，该寻一个什么样的女婿。他一直属意于小源哥，在汉记打工多年，要是能

① 大媒：指媒婆、牵线搭桥的人。整句意思为：这位何姑就是做媒婆的。

② 等阵：等一下。倾下：聊一下。整句意思为：你等一下跟她聊聊。

人赘，铺头又多了个可靠的人手。听长辈们的意思，这个算盘仔还是低了，得给翠凤找更好的门户。

他稍后便找了媒人何姑，交了翠凤的生辰八字。何姑是远近闻名的正牌媒人，手里存着一打“现货”，各种款式齐备，一张张黑白小照，像扑克牌般整齐排开。陈斗升一时挑不出来，回来问太太的意见，翠凤在一旁听着，脸色更加不好。

“翠凤要有自己喜欢的，照直讲，摆脸色给我看做什么。”陈斗升做生意几十年，向来擅长察言观色，只因这次是自己女儿，才一时没看出来。现下总算是反应过来了，这天趁翠凤还没来，跟树仁抱怨。

树仁向来与妹妹感情要好，知道妹妹的心事，不敢讲，低眉垂眼，生怕不小心说漏了嘴。

“到底出了什么事，你告诉我！”陈斗升看出了他心中有鬼，突然暴喝一声。

树仁吓得浑身一颤，支吾了半天，还是说了实话。原来，翠凤暗自钟情的，是大新街上一个叫黄柳的小学教员。

“手艺人嫁手艺人，嫁什么教书先生！”陈斗升从鼻子里冷哼一声，对这门婚事不甚赞成。树仁想劝说，想了半天，说不出几句不惹父亲生气的话。

陈师母很少看到丈夫发这么大的火，一时不知如何安慰，忙中出错，说：“你是不是不舍得翠凤，希望她招个上门女婿？不如我们问问这位黄先生，愿不愿意婚后住到我们家。”

“手艺人嫁手艺人，嫁什么教书先生！”陈斗升仍是这句话，气呼呼地冲太太吼。自从小儿子出了事，他很少对太太发脾气。陈师母吓了一跳，仿佛受了很大的刺激，走到墙角，不作声，眼泪哗哗地往下掉。

翠凤在自己的房里，于这一切听得清清楚楚，一时不敢出去顶撞。陈斗升说开了便停不下来，脱了鞋在罗汉椅上坐着，抿一口茶，气呼呼地说：“女孩子家想东想西的，随便遇到个人就说要嫁了。自己要知配不配，嫁错了将来不